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选集

生 命 与 爱

【美】赛珍珠等著
林俊德 石琴娥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影印

生 命 与 爱

巴金 著 陈白尘 译
陈白尘 校订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封面设计 钱大喜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选集

生命与爱

【美】赛珍珠等著

林俊德 石琴娥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44千字 2插页

1982年12月第2版 1982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8,001—82,000

统一书号: 10115·439 定价: 0.62 元

再 版 说 明

本社1982年2月出版的《生命与爱》系用一个旧版本来翻印的。翻印时未能与译者林俊德取得联系，也没有将原版本的作品内容跟原作者名字进行核对。出书后，才发现译者将英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误署为赫塞的《劫后》、德国作家海泽的《小顽固》误署为赛珍珠的《少女之恋》。原版本的引题署为《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选集》，也不确切。现在趁再版的机会，将引题改为《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选集》；抽掉原版本中的《劫后》以及普立兹奖得奖作品《凋萎的青苗》、时代杂志创作奖《英勇行为》、骑士杂志创作奖《鸭鸭》等四篇，换上石琴娥译的丹麦彭托庇丹的《贵客临门》、兰斌和刘太川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孰先孰后》、楚汝译的美国史坦贝克的《莽莽群山》等三篇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以改正原版本中出现的错误，并谨向读者深致歉意！

1982年11月

目 录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作品

- 童心.....〔美国〕海明威(1)
- 贵客临门.....〔丹麦〕彭托庇丹(9)
- √少女之恋.....〔德国〕海泽(27)
- 生命与爱.....〔美国〕赛珍珠(50)
- √报复.....〔美国〕赛珍珠(65)
- 山.....〔美国〕史坦贝克(83)
- 颧.....〔美国〕史坦贝克(100)
- √赌注.....〔美国〕福克纳(116)
- √言和.....〔美国〕福克纳(136)
- 忏悔.....〔美国〕福克纳(151)
- 屈膝.....〔美国〕福克纳(168)
- √孰先孰后.....〔英国〕高尔斯华绥(198)
- 莽莽群山.....〔美国〕史坦贝克(214)

童 心

〔美国〕海明威

是一个十月四日的黄昏。尼克和乔盖纳一家人，同乘一辆马车，从镇上动身回家，沿路遇见九个喝得烂醉的印第安人。

他清楚的记得一共是九个人，因为在薄暮中赶车的乔盖纳，勒住马缰，跳到路上，将一个印第安人拖出轮辙以外，印第安人在酣睡，身体平伏在沙地上，乔盖纳将他拖至树丛中，再走回来跳进车厢。

“从镇市边到这里，”乔盖纳说：“一共是九个人。”

“这些印第安人。”盖纳太太说。

尼克和盖纳家的两个孩子，同坐在马车的后座上，他从后座望出去，望见乔盖纳将印第安人沿着路拖进树丛中。

“是比烈泰布萧吗？”卡耳问。

“不是。”

“他那裤子很象是比烈的。”

“印第安人穿的裤子都是一个样儿的。”

“我根本没有看见，”法郎克说：“爸跳下车，又走回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还以为他弄死一条蛇呢。”

“今天晚上一定有许多蛇都要被印第安人弄死了。我

想。”乔盖纳说。

“这些印第安人。”盖纳太太说。

他们继续前行，马车转上山坡，离开公路线，此坡陡峭，马儿不胜重负，孩子们都下车步行，路上全是灰砂，尼克四望山顶，培脱斯凯学校的灯光和对面港口的光交相辉映。他们爬上山坡，重又跳进车厢。

“这一阵拖曳，他们一定弄得一身砂土。”乔盖纳说。

马车顺着路面穿过树林，乔盖纳两口子挤得很紧的坐在前座上，尼克坐在乔家的两个孩子之间，路面渐行开扩。

“就是这里，爸在这里追逐过臭鼬的。”

“不，还在前面一些。”

“随便在哪里都是一样，”乔盖纳头也不回地说：“在哪儿追逐臭鼬都没有什么不同。”

“我昨天晚上看到两只臭鼬。”尼克说。

“在哪儿？”

“在湖边。它们沿着湖边找寻死鱼。”

“也许是浣熊。”卡耳说。

“那是臭鼬，我想我是识得臭鼬的。”

“你当然识得出的。”卡耳说：“你有一个印第安女朋友。”

“不许象这样说话。卡耳！”乔盖纳太太说。

“嗯，他们俩人气味相投。”

乔盖纳大笑。

“不要笑，乔，”乔盖纳太太说：“我不许卡耳象这样说话。”

“你有印第安女朋友吗？”乔盖纳问。

“没有。”尼克说。

“他有的，爸。”法郎克说：“普露迪丝米契尔就是他的女朋友。”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他每天都是去看她的。”

“我没有。”黑暗中，尼克坐在乔盖纳家两个孩子的中间，由于他们提起普露迪丝向他打趣，使他掀起一种空泛的快乐：“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尼克又述说一次。

“你听他说。”卡耳叫道：“我看见你们每天在一起。”

“卡耳找不到女朋友！”他母亲说：“连个印第安女孩子都找不到。”

卡耳闭口无言。

“卡耳并不是跟女孩子谈不来。”法郎克说。

“你不要多嘴。”

“你这样是对的，卡耳，”乔盖纳说：“朋友不是马马虎虎可以找的。拿你爸爸做榜样。”

“对啦，这才象话，”车身一震，盖纳太太乘势更贴近乔盖纳说：“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女朋友。”

“我打赌爸爸年轻时连一个印第安女孩子也找不到。”

“你不要这样想，”乔盖纳说：“你应当好好追普露迪丝，尼克。”

他的太太向他耳语。乔盖纳发出笑声。

“你笑什么？”法郎克问。

“不要讲出来，盖纳。”他的太太向他警告。

乔盖纳又发出笑声。

“尼克应当去追求普露迪丝，”乔盖纳说：“或找一个好姑娘。”

“是的，这才象话。”乔盖纳太太说。

马匹缓慢地在沙地上拖曳着，乔盖纳向黑暗中抽了一鞭。

“出力嘛，明天你们要拉的东西比这更重呢。”

马车驶下山坡，颠簸着。他们在农舍边下车，乔盖纳太太打开门锁，走了进去，又持了一盏灯走出来。卡耳和尼克两人卸下车厢里的物件。法郎克爬上前座，将马车驱到仓房并料理马匹。尼克跨上石阶，推开厨房门。乔盖纳太太在灶上生火，将煤油浇在木柴上。

“再见，盖纳太太，”尼克说：“多谢您们带我一同回来。”

“啊，尼克，这不算什么。”

“我今天玩得很快乐。”

“我们很愿意有你在一道，为什么不在这儿和我们同吃晚餐？”

“我该回去了，也许家人在等我。”

“哦，那么你去罢。顺便叫卡耳来好吗？”

“好的。”

“晚安，尼克。”

“晚安，盖纳太太。”

尼克穿过场院，走向仓房，盖纳和法郎克在挤牛奶。

“晚安，我今天过得很快乐。”

“晚安，尼克，”乔盖纳说：“你不在这儿吃晚饭吗？”

“谢谢！请你告诉卡耳，他的母亲找他。”

“好的，晚安，尼克。”

尼克赤着双足，在仓房后面的草地上走着，地面很平，草上的露水，使他赤着的双足感到微寒，他爬过草地尽头的一重篱笆，跨过一条小沟，沟中的烂泥，浸湿了他的双足，他爬上毛桦树枝，望见小屋中的灯光，他越过矮篱，走向前廊，从窗口他望见他的父亲坐在桌边，就着巨大的油灯看书。尼克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哦，尼克，你今天玩得快活吗？”他父亲问。

“今天快活极了，爸爸。”

“你饿吗？”

“是的，爸爸。”

“你的鞋子哪儿去了？”

“留在乔盖纳先生家的马车上了。”

“到厨房里吃饭去吧。”

尼克的父亲手持油灯走在前面，他停步打开冰箱盖，尼克径直去厨房，他父亲将一碟冷鸡，一罐牛奶，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同时将油灯放下。

“还有一些饼，”他父亲说：“够你吃吗？”

“好极了，爸爸。”

他父亲在油布遮覆的餐桌边坐下，厨房墙壁上映下一个巨大影子。

“球赛是谁胜了？”

“培脱斯凯学校胜了，比数是五比三。”

他父亲坐在一旁，望着他狼吞虎咽，为他斟满牛奶杯，尼克喝干牛奶，用餐巾抹过嘴，他的父亲从架上取来甜饼，为尼克切了一大块。

“你今天做什么啦，爸爸？”

“我早上去钓鱼。”

“钓到什么？”

“只钓到一些鲈鱼。”

他父亲继续望着尼克在吃甜饼。

“你下午做什么啦？”尼克问。

“到印第安人帐篷附近散步。”

“看到什么吗？”

“看到了你的朋友普露迪丝。”

“她在什么地方？”

“在树林里，和瓦希本在一起，我走过他们，他们在树林里待了很久。”

他父亲说话时，眼睛望向别处。

“他们在做什么？”

“我没有停步观看。”

“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父亲说：“我只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你怎样知道是他们？”

“我亲眼看见的。”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贵客临门

〔丹麦〕彭托庇丹

在大城市里住惯的人，整天价在喧嚣嘈杂之中过日子。他们一想到乡下的生活，往往以为悠然懒散，闲适得不知如何来打发时日。他们以为每一小时的六十分钟都是象在一个老太婆的寂寞冷清的房间里放着一只祖辈传下来的老掉牙的时钟那样，滴滴答答地死捱活撑过去，一分钟又一分钟忍受着无止无休的煎熬。其实并非如此，正是因为生活单调的缘故，日子反而比任何别的地方过得更快了。在乡下似乎连白天都要比城里更短一些。一个星期，一个月，人的一生，连自己都还没有明白过来，光阴已经如同白驹过隙一样荏苒过去了。

每当年轻的医生阿诺德·霍耶尔和他的容貌娟秀，娇小玲珑的妻子碰巧想到他们从结婚以来已经在乡下的桑德博尔庄园住了五年，便不禁感到愕然。不过在那个时候，若是想找寻一处比桑德博尔更偏僻背静的地方确乎难上加难了。这个地方住的都是农民，如果极目远眺的话，四周是一片只有稀落落的耕地混杂其间的寥廓荒原。几幢孤零零的茅舍寥若晨星般矗立在旷野上。这个地方连个牧师都没有。

然而，这位医生和他的妻子倒并不大觉得寂寞。他们的房舍旁边的庭院和菜园的四周围着篱笆，用来挡挡荒野上凛冽的劲风。在篱笆里面，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伊甸园。两个宁馨儿，一个象是小该隐，一个是小亚伯，在草地上翻滚打摸。在庄园最边上的棚屋里，各种可供役使的或者是繁衍生育的牲畜家禽咯咯嘎嘎，哼哼唧唧，喧闹成一片。不时地还有他们的亲朋故旧前来登门拜访。他们每天都收到邮件，每星期还有一次巡回图书馆要来……他们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不过日子也过得称心如意。

有一次霍耶尔夫人的几个住在哥本哈根的亲戚说，在忏悔节的时候来拜访他们。小两口赶紧兴师动众地把全家所有的房间布置起来，刚刚收拾停当，却又收到一个电报说是他们原先的计划打消了，因为临到最后一刻，出现了麻烦事，他们不得不将这次探亲推迟到以后某个更适宜的时间。

这种大煞风景的事自然使得这对年轻夫妇深为沮丧，不过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郑重其事的准备，烹调了许许多多的珍馐美味，而且还费了好大劲挪动了家具，至于他们对亲戚的爽约，失掉了一次晤面的机会，倒还不大在乎。说老实话，在最初的一刹那的气恼消散净尽之后，他们反而更喜欢蜷居在他们的小小的安乐窝里了。

当整个屋子的一切恢复到过去的原状以后，他们象往昔一样照常闲坐在丈夫的书房里等候着邮件。

“你知道吗，”埃米夫人直言不讳地说道：“要是他们果真浩浩荡荡闯进我们家来的话，说不定还是惹人心烦的紧整

哩。最近这几天，我几乎觉得在自己家里变成了一个陌生了。”

阿诺德·霍耶尔莞尔一笑，瞅了瞅自己娇小可爱的妻子。倘若不是他们两人的坐椅之间距离那么远，倘若不是他刚刚装好自己的烟斗坐定下来的话，他真要给她一个吻，因为她说的这几句话也表达出了他自己的想法。

他们聊起家常杂事，觉得在最近几天的乱哄哄的忙碌中有好多桩家务事被疏忽了。他们讨论了孩子们的健康，掂量了明天早晨在什么时候该给他们的大儿子服一剂蓖麻籽油，又对自己的家禽评头品足了一番。他们就这样扯了许多琐事。

由于下了一场暴风雪，邮件被耽误了，但是后来终于送来了。悬挂在书桌上的吊灯点亮了。小两口坐下来阅读报纸。蓦然间一阵雪橇的叮当铃响，使得他们诧异得抬起头来，就在这时候，他们看到一辆雪橇驶进了庭院，停住在大门口。

片刻之后，女仆一阵风似地跑了进来，神情极其激动地禀告他们说，有位陌生的绅士在打听这是不是霍耶尔夫妇的家。

“他通名报姓了没有，”阿诺德问道。

“没有，可是我认识那个赶车的。他是奥斯特博尔教区长的马车夫。”

“那么我猜想大概是教区长的那个当稽查官的姻兄弟。”

“天哪，不对的！他不是这一带的本地人。我敢肯定他是个高贵的绅士，”她又唧唧了一句。“身上还穿着一件长大的

棕色毛皮大衣哩！”

埃米夫人颇有点忸怩失措，就象以往经常发生过尴尬情况一样，她既来不及梳妆打扮，穿上会客的衣服，而身上穿着的那件晨衣实在不雅，真不好意思让陌生人看到。医生朝自己身上打量了一眼，皱起了眉头。每天到了傍晚，他习惯于邋邋遑遑，披着睡袍，趿着一双绣花拖鞋。可是有啥法子呢，他反正是来不及更衣整冠了，他不能让陌生的客人在外面久等。

“把那位绅士领进来吧，”他对女佣人说道。话音未落，他的妻子已经走进卧室去了。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站起身来迎接，房门就打开了。一个壮实神气，举止庄重的绅士走了进来。此人中等身材，衣服华丽，宛如一位艺术家。他悦耳动听地向主人道了晚安。从他微秃的双鬓和棕色的鬓发里夹杂着的一绺绺白发来看，这位来客的年纪足有半百了，可是他嘴唇红润，眼睛炯炯发亮，保养得很好而又刮得十分光溜的脸庞显得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我有荣幸和霍耶尔医生谈谈吗？”他问道。

“我就是霍耶尔医生。”

“在我开始谈话之前，请允许我先求你帮个忙行吗？这个要求也许会使你感到意外，那就是请你原谅我向你隐名埋姓……我在你面前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过路旅客。我看得出来，我使你吃了一惊。我承认，我的要求，其实还有我作为一个不速之客冒昧来到都需要讲讲明白。可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吗？”